

小倉山房詩文集

冊十

大正十三年四月一日

四

古文凡例

一古文本無例也自杜征南有發凡起例之說後人因之例愈繁文愈敝德州盧氏刊金石三例蒼崖止仲諸君所考甚詳亦不過引韓比歐依樣標的而已並無獨見然既已有之不可廢也否則口實者多故作凡例

一古人編集都無一定韓先雜著柳先論歐分四集是也倉山文稿編者誤以碑板居先後見顏魯公集亦然遂仍而不改

一碑傳標題應書本朝官爵昔人論之詳矣至行文處不可泥論或依古稱太守觀察牧令刺史等名或依俗稱制府藩司臬使等名考古大家皆有此例其從古稱者如渾瑊以金吾衛大將軍扈駕而權文公碑稱公以大司馬翼從奚陟薨贈禮部尚書而劉禹錫碑稱追贈大宗伯宋子京馮侍講行狀稱大理寺爲廷尉平歐公許平墓志稱經略爲大帥皆從古稱也以故歸震川張元忠傳稱某知縣爲錢唐令洧南居士傳稱某知府爲某太守其從俗稱者如李珣牛僧孺碑稱宋申錫貶郡佐郡佐者唐時之司馬也韓文公鹽法

條議稱院監巡院院監巡院者唐時之度支使鹽池監也歐公桑懌傳稱閣職閣職者宋時之六部架閣也伊川伯淳行狀稱漕司漕司者宋時之發運使轉運使也皆從俗稱也以故朱竹垞楊雍建傳稱總督爲制府施愚山袁業泗傳稱按察使布政使爲藩臬兩司凡此在行文中不一而足至于權文公唐相也唐人宰相官名應書平章事同中書門下而韓公神道碑竟以故相二字標題沈璧建安知縣也而震川墓志竟以建安尹三字標題宋知某縣事與知縣有京朝官之分非今之知縣也而竹垞蔣君墓志竟以知伏羌事標題是則古人率意處猶之史記標題忽稱魏公子忽稱平原君也未敢援以爲例

一碑傳標題必書本朝地名亦昔人所論也然行文中亦難泥論歐公李公濟碑稱南昌曰豫章若以宋論當稱隆興震川王震傳稱震爲京兆尹若以明論當稱應天府尹湯文正施愚山墓志曰典試中州若以本朝論當稱河

南

一官各地名行文處隨俗用省字法考古大家俱有此例其序官用省字法者如昌黎劉昌裔碑應書檢校尚書左僕射云云而標題單摘統軍二字韓紳卿墓志應書錄事參軍而序事只稱司錄君三字孔殽墓銘稱容桂二管一容州總管一桂州總管省却兩州字兩總管字又稱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亦省却州字總管都督字樣宋人文集中所稱三司三班一府二府者俱包括無數官名歐公劉先之墓志稱與州將爭公事及後將范公至云云亦猶今之稱前督稱後撫也以故施愚山李東園墓志稱督撫汪鈍翁郝公墓志稱司道稱參遊稱撫提稱副左歸震川章永州墓志稱院司皆不稱全官

一其序地名用省字法者如歐公伊仲宣銘稱歷知汝州之葉不稱葉縣鄭州之滎陽不稱滎陽縣東坡趙康靖公碑稱呂溱守徐蔡襄守泉趙小二寇廬壽王荆公王比部墓志稱願得蘇常間一官曾南豐錢純老墓志稱為尉于秀婺鄧云云皆省却一州字以故歸震川李按察碑稱滇民乞留葉文莊公碑稱公在廣湯文正張尚書墓志稱楚撫先府君碑稱斌在虔聞之官各地

名皆省却數字

一本朝官行文書有不得不從俗者汪鈍翁乙邦才傳取太守結狀以報人嫌結狀二字不典案昌黎鹽法議有腳價腳錢之稱歐公會致堯墓銘有支差添解之號陳琳檄吳將部曲文稱如詔律令任昉彈劉整文稱充衆準雇皆結狀類也正宜從俗以存一朝文案

一非史臣不應爲人立傳昔人曾有此論然柳子厚引箋奏隸尙書以自解歸震川則直言古作楚國先賢傳襄陽耆舊傳者皆非蘭臺館閣之臣公羊穀梁亦未聞與左邱明同爲某國之史臣也此論出而紀事之例始寬一黃梨洲言行狀爲請諡而作者不書子女及諡法爲請墓志而作者書之今請諡之狀久不行矣唐宋諸大家行狀無不書婚娶及諡法者合從之

一滿洲姓氏與唐虞三代相同其冠首一字非其姓也元許有壬作鎮海碑題曰右丞相怯烈公姚燧作博羅驩碑題曰平章忙兀公集中亦倣此例閣峯尙書師健中丞本富察氏故均書富察公雪村中丞本姓白故書白公至若

鄂尹兩文端公其冠首一字父子相承有類于姓宜因其俗稱若溯所由來尹祖居關外章佳地方因以爲氏當稱章佳公然以標題猶可也若行文處稱尹爲章佳公將舉世不知爲何人矣要知周公孔子亦非本姓秦始皇本姓嬴生於趙遂姓趙以故方望溪修法海墓志稱法公未爲過也

一編古人已定之集碑傳中貴賤男女可以以類相從若自編其未竟之文則先後撰成有不得不參錯互見者

一古人文無圈點方望溪先生以爲有之則筋節處易于省覽按唐人劉守愚文冢銘云有朱墨圍者疑卽圈點之濫觴姑從之

一古人無自梓其文者梓集百卷始于和凝爲人所嗤然唐以前文多傳鈔非板而行之可見古人文之不梓亦由風氣未開非盡從謙也慮門人子弟有所竄改不得不自蹈諍癡符之誚第古書有卷無頁故每篇皆連屬成文今旣付之攻木之工矣倘仍用古人編卷法則改一篇全篇皆動故各自爲篇亦用今法

一文章有餘意未盡者書之於後始於韓文公宋元人有自記之例蓋示人以行文繁簡之法也集中倣之凡未竟之意不入本文者別署紙尾

一集中議論文字有偶異先儒獨抒己見者拘士頗以爲驚恭讀 皇上 御批顏魯公祠堂記云今之學者一字一句與程朱不相似則引繩批根曰此異端也及考其行乃與流俗無異又曰今上智之士謦咳偶異於聖人卽擯之不得爲吾徒而中才以下反可以口說得之則學問之道將淪胥以亡較不講學之時晦冥尤甚大哉 王言洵萬古讀書之準則也

序

文莫古於經而經之註疏家非古文也不聞鄭箋孔疏與崔蔡並稱文莫古於
史而史之考据家非古文也不聞如淳師古與韓柳並稱其他藻語俚語理障
語皆非古文則 本朝望溪先生言之也詳鹿門八家之說襲真西山讀書記
中語雖非定論要爲不失文章正宗後世遵之者弱悖之者妄惟吾友子才太
史掃羣弊而空之記敘用斂筆論辨用縱筆敘事或斂或縱相題爲之而大槩
超超空行總不落一凡字此其志也千載而下當有定論同徵老友杭世駿序

中前錄表文備要錄下天文章五宗發世世之客得精之書安對晉唐千七太
請皆表古文眼 本陣筆寫美主言文世精惠門八家之精覽真西山贈書其
史而史之書計家共古文世不開改事疏古與韓柳並稱其分藝苑國語藝苑
文莫古於藝苑而藝文之世則家共古文世不開改事疏古與韓柳並稱其分藝苑國語藝苑
事

後序

初先生以制舉文震海內後生小子爭摹倣句調以弋科名者如操券取也惟穀芳爲童子時頗不以先生文爲然逮乾隆癸酉館金陵謁先生於隨園之小倉山房每談及時義卽歉然以少年刊布流傳爲悔而深以予之不然其文者爲知己於是驚歎先生之虛懷好學不可及而世之媚人之文以求知於人者其必爲先生之所唾棄也久矣時先生正以詩古文詞樹壇坫江南欲收致四方才俊士與之共商史漢文章之正統而外間科舉之說盛行徒知有先生之時文而已不知有古文也其或借先生爲聲援者亦徒知有先生之詩而已不知有古文也而於舉世不知之時又惟穀芳知之最早而好之也爲尤篤卽穀芳之好古文而敢執筆以爲之也亦實因先生之教而後毅然不搖於俗見至於今蓋二十有一年矣然則先生之文集穀芳烏可以無言乎哉盡嘗論文章之道有三曰理學之文曰經濟之文曰辭章之文所謂理學者非皮傳儒先空談性命亦非綴緝訓故注疏之瑣瑣者相考證已也其所謂經濟又不得以浮

誕無實坐而言不克起而行者當之至於辭章則亦必有物有序而誇富麗矜淹博者不與焉予觀古今以來其有兼三者而一之之人乎無有也乃今讀先生之集而知其爲信能兼之者矣疑者曰隨園之辭章不必言經濟尙可於其吏治信之若目以理學毋乃阿所好而失於誣乎予曰不然夫言必求肖於周程張朱而后爲理學噫此世之所以多僞君子也隨園於同時之講經而株守

漢學

見與惠棟論學書

講道而虛崇宋儒

見與是鏡書

必爲文以闢之不遺餘力俾支離穿

鑿迂闊無用之學自呈其僞以不使溷吾學之真故其見於文者無一字及於經而無非經之精華也無一字及於道而無非道之充實也誠諸中者形諸外噫夫豈可以襲而取與故予因其文而審其爲人性情脫灑和而不流非卽周茂叔之吟風弄月者乎早年高隱不慕榮進而又篤於友誼不以窮通生死易心卽尹和靖之奉母終身蔡季通之爲友遠謫何異焉凡此皆見於諸論著中讀者試一一按而求之當知隨園之學與年俱進而德亦與年俱劭者固非昔日所聞風流才子之隨園而真爲今日兼理學經濟辭章而一之之隨園也然

則予之言豈有阿乎彼猶以爲阿者必前之徒知有先生制舉之文者也不知先生者也不知文者也并不知予非媚人之文以求知於人者也然則予之言亦惟先生知之而已宣城宗後學穀芳

讀隨園文題辭

我讀隨園文太史之官徒紛紛四百年來作者存屈指中郎多虎賁依傍門戶
襲笑鑿豈不皮傳但失真先生棄官抱典墳胎息元氣藏精神靜觀萬物求其
根嶽峙瀆流手挹捫天結地構心吐吞我文之法如是云庶幾成吾一家言百
年數事代數人特筆傳志臣見聞達者貴者功德尊卑者賤者志業勤孝義節
烈困厄羣正氣鬱律生苦辛端嚴疎密氣象陳旁見側出鬚眉新石渠金匱遺
佚頻公爲存之待討論丞相卿尹大將軍削牘論事開螺紋明體達用言可循
利弊得失毫毛分規抑上官直氣伸亦嚴亦婉理道醇君子受之迴怒瞋取而
施行何其仁循吏指畫皆宜民用之廟堂風益淳文人之文斯可焚讀書論世
平反申一洗俗眼千年塵自言序記別有遵緊嚴峭潔荆公倫辨才豪氣至此
馴玩之信然無跡痕天授此筆回千鈞輔以學識成彬彬染羽屢入緇緇纒練
絲沃盥塗宿因角幹三液膠必均鮑人治草緩急勻篇成讀之覺恂恂數易稿
本誰策勳我望海洋雖退奔字字暖我陽和溫我翁志節埋九原言行完美憂

終淪叩頭陳狀淚沄沄倘賜表著公之恩傷哉賤子亦史臣乞因其子憐其親
館後學蔣士銓題

終淪叩頭陳狀淚沄沄倘賜表著公之恩傷哉賤子亦史臣乞因其子憐其親
館後學蔣士銓題

題辭

文章代興協元會道比姚姒承黃農屬辭比事肇盲左嗣有遷固昌其宗起衰
八代賴韓子元和復振西京風降及北宋祇數子落落泰華恆衡嵩厥後豈無
著作手繪畫不稱乾坤容帝恐人間久寥聞五百年後生我公公年弱冠卽名
世赫若旭日昇於東鞭霆馭風織雲錦更鑿混沌開鴻濛上清小謫出爲吏異
續瑣屑傳吳儂鳳凰來儀偶一見安可久集虞廷中名園奉母謝祿養著書矻
矻無春冬積累三十年富敵邱山隆先出駢體文一掃徐庾空詩集別專行授
梓尙未終獨將古文編排分卷二十四寸心得失玉十年琢金千鎔賦本古文
詞冠首實類從體格用相如不與唐律同碑銘狀表及傳誌義貴紀實非褒崇
如衡量物鏡取影國史徵信垂無窮昌黎此體推第一尙恐諛墓難爲雄書則
儷歐陽纏綿罄深衷上規大府下勗友閭閻侃侃告以忠匡時論古不忍默力
挽元氣迴春融記序關掌故不涉小品誇雕蟲論必歸大醇眉山雄辯猶虛鋒
其餘雜著盡超絕妙諦無上惟天通至哉原士篇治術首辟靡析弊到秋毫鑄